

写实刻画人性的震撼情节
存天理灭人欲的一幕幕猛醒和良知

悲喜 娱乐城

BEIXI
XIESHIKEHUARENXINGDEZHENHANGQINGJIE
YULECHENG

案中有案情中有情迷离曲折动人心弦
人不惧死何必以死惧一场大火烧出了……

梦萌 著
大众文艺出版社

悲喜 娱乐城



BEIXI
XIESHIKEHUARENXINGDEZHENHANQINGJIE
YULECHENG

案中有案情中有情迷离曲折动人心弦
人不惧死何必以死惧一场大火烧出

生动的文笔，叙述人性的扭曲。地处陕西关中的文化名城，在市场经济大潮中演绎出种种高尚的、邪恶的……
作品在广阔的时空坐标上，冷静地审读了几个家庭的坎坷命运，揭示了人们在金钱与美色诱惑下复杂多变的矛盾心态。在这里，人生画卷中上演了一场场感人至深，惊天动地的爱情、亲情和离奇的故事。
金钱与美色排斥了法律，罪恶和黑暗道德难见天日，然惟有人文精神的大旗不倒，在拯救法律与道德的同时，也拯救了灵魂。

大众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悲喜娱乐城 / 梦萌 著 .

—北京：大众文艺出版社，2005.3

ISBN 7 - 80171 - 397 - 4

I. 悲 ...

II. 梦 ...

III. 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I 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097041 号

大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东城区府学胡同甲 1 号 邮编：100007)

三河市华新科达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850 × 1168 毫米 1/32 印张 14.5 字数 320 千字

2005 年 3 月北京第 1 版 2005 年 3 月河北第 1 次印刷

ISBN7 - 80171 - 397 - 4 / I . 282

定价：22.80 元

版权所有，翻版必究。

大众文艺出版社第一编辑制作中心

电话：64062964

目 录

1 不期的邂逅	(1)
2 关于开办文化中心的讨论	(8)
3 人怎么喜欢鬼故事	(18)
4 独臂哑巴	(24)
5 费希蒙与莎莎的爱情故事	(28)
6 兔子吃了窝边草	(31)
7 在深圳出卖自己	(38)
8 殷小铨与晶晶的恋情没有结果	(45)
9 委托书	(53)
10 误入炼狱之门	(60)
11 与画家谈意向	(65)
12 连向北趣闻补遗	(70)
13 忍痛割爱	(79)
14 爱情真的很烦恼	(86)
15 鬼城被查封了	(93)
16 水深火热的法庭内外	(101)
17 三个金字招牌和三大本领	(107)
18 走在立交桥上的法律联想	(116)
19 不得不拿起法律的武器	(122)
20 “嗑嗒”爱情前奏曲	(128)

21	莲花山奇遇	(136)
22	诗人新作“信息与反馈”	(143)
23	皇池路上故事多	(149)
24	裸体照片引起的风波	(154)
25	“嘤嗒”爱情狂想曲	(159)
26	诗人在法庭上的“新作”	(165)
27	又出了一桩官司	(172)
28	泡菜的艺术	(180)
29	时间使爱情发酵	(187)
30	手铐咏叹调	(192)
31	新闻发布会	(200)
32	同时会见两个情人	(208)
33	原告被装进闷葫芦	(220)
34	中院的两份判决书	(225)
35	记不清是第几次开庭	(233)
36	先孕后婚的尴尬	(239)
37	生子的演练	(245)
38	殷氏“大篷车”	(257)
39	在求佛求医的路上	(264)
40	“热爱痛苦”也是热爱生命	(275)
41	错字连篇的法院院长	(283)
42	法院也被鬼缠住了	(291)
43	弘觉巷二号	(300)
44	可怕的遗忘	(311)
45	夜总会老板	(318)
46	“大篷车”续集	(327)
47	与月共舞	(337)

48	福兮祸兮	(345)
49	误入市委书记府第	(355)
50	舞星救诗人	(366)
51	文艺沙龙	(376)
52	胜利与挫折	(392)
53	火焚夜总会	(403)
54	孤影游魂	(414)
55	真正的纵火犯	(423)
56	轰动省市的刑事审判	(432)
57	没有了结的结尾	(442)

1 不期的邂逅

转眼之间，费希蒙已从家出走 10 多天了。10 多天来，他一个人既要找出版社办理各种手续，又要跑市府机关进行组织策划，还要一个个落实采写人员和采写对象，真是忙得脚跟不着地，哪顾得上给妻子莎莎打电话报个平安呢！

1

他是和妻子赌气从家里出走的。

对于费希蒙来说，他承认自己是一个不善于交际、不善于在社会上走动的人，加之停薪在家“闭门造车”，正为 20 集电视连续剧《商鞅》的编写而折磨揉搓得神魂颠倒，所以根本无心留神剧情以外的大千世界。他认为自己是水命——因为喝了半辈子墨水；他预卜自己前途墨黑——还是因为喝了半辈子墨水。于是他断定，自己将在墨水的芬芳中走完生命的过程，将在注满墨水的笔下生花中走向涅槃和永生。所以，当看到自己工作了 8 年的工厂，先是机械厂后改钢铁厂再是纺织厂听说最近又要与香港合资改成了什么厂时，他毅然决然地辞去厂宣传部的工作，在 20 平方米的家中爬格子写作，决心用墨水营造自己的小家庭和大世界。

费希蒙辞职下海后招来了许多闲言碎语，也遭到妻子莎莎的极力反对。莎莎说他是墨水喝得多了，把脑子喝成了黑水潭，潭里净养些鱼鳖海怪，迟早要被这些怪物把心掏着吃了。白天说服不了，她就晚上吹枕头风，扳着指头，实话实说。她说，希蒙

呀，希蒙，这几年你是发表了一些小说散文，也挣了一些杂碎稿费，但与所受的苦和累、与失去的肥差美事所造成的损失相比，实在是得不偿失。希蒙呀，听话，明天给领导认个错，把辞职申请抽回来，好好在厂里干，三年五年，还不混个科长处长的，到时候一切都改变了。莎莎十天半月的吹风，而费希蒙却雷打不动。气得莎莎使了性子，把被单一蹬，下了最后通牒说，如果再执迷不悟，明天就分手，分道扬镳，各讨方便。费希蒙自尊心受到极大伤害，一气之下，第二天果然离家出走，去省城出版社找了大学同学齐琰，讨了一把约稿写稿的“尚方宝剑”，打道回府，为企业写起了报告文学。他没有回家，而是在乡友罗怀玉的一个库房里安营扎寨，直到今天，当他办妥一切编采出版事宜后，才算有机会给莎莎打个电话和修理一下自己早就能扎成小辫的头发了。

刚才，费希蒙是在罗怀玉的印刷厂给莎莎打电话的。因为他是纺织厂的笔杆子，领导为使用方便，就破例给他家安了部内部电话，这是他在厂里惟一的特权。电话杂音很大，加之莎莎泣不成声，所以话音很模糊，只能凭感觉猜测和理解她的心情。当然，费希蒙的目的也是给她传达一点信息，安慰安慰，丝毫没有回心转意和刺激她的意思，也丝毫不给她留下多少情意绵绵的机会。他最后对她说：“我很好，请不要操心，也不要找。半年后，我一定抱个金娃娃回来见你！”说完，不等莎莎再啜泣呢喃，他就匆忙挂了电话。

费希蒙打完电话，顺道在夜市吃了碗羊肉泡。羊肉泡是西北地区的风味小吃，而西北地区又以胥州为最，其特点是煎、辣、汪。积十几天的经验体会，费希蒙发现吃羊肉泡特别耐饥，久食不厌，是出差者和单身汉最经济实惠的饭食。所以他每天只吃两顿饭，每顿都是一碗羊肉泡，物美价廉，优哉悠哉。胥州人曾

引此为荣地把羊肉泡和赫鲁晓夫“土豆烧牛肉”的共产主义相提并论，足见其地位其标志的显要。无怪乎胥州人口头有禅：“天天能吃羊肉泡，皇上宣召也不到。”费希蒙想着想着，眼看一碗羊肉泡呼哧呼哧下了肚，然后就从纸筒抽出一长条纸巾，揩过嘴，付了钱，走出门，这才津津有味地抽起烟，但好似羊肉泡的芳香还未散尽，就藏在烟卷里等他一口一口地去吮去品呢！

费希蒙抽着烟，离开夜市，沿街道一直朝前走。他挨家挨户地欣赏辨认着各式各样流光溢彩的霓虹灯艺和店名招牌，但始终没找见一个理想的理发店。那些装修豪华新潮的美发厅、秀发廊之类店面星罗棋布，他却总以为那是女人们包装作秀的地方，所以懒得理睬，更不屑向门口迎宾拉客的小姐搭腔探问。他焦急地在街上转来转去，不时伸手按抚一下蓬乱的头发，这时便在灯光下投射出一个滑稽可笑的影子。他由头发想起这些天的忙碌，由忙碌又想起该找一个得力可靠的助手。他觉得这个助手很重要，也很难找，不但要有组织和公关才能，还能有笔下生花的本事，更要忠实可靠。他在胥州文化界认识的人不多，至今还没有个合适的人选。他想，整个采访工作马上就要全面铺开，自己一个人单枪匹马是万万不行的，他多么渴望能有一位理想的合作伙伴啊！

“先生，理发吗？”

突然，一个娇滴滴的声音打断他的思路。他抬起头，只见一位美发小姐站在面前向他点头微笑。

“先生，您该理发了，小桃红美发厅欢迎光临！”

“美发厅？美发厅不就是给小姐女士烫发做花焗油的吗？”

“是呀，先生男士也可以烫发做花焗油呀！”

“不不，我不美发，我只理发。”

“美发和理发是一回事，难道先生理发不是为了美吗？”

“这……但我不烫发不做花不焗油……”

“行呀，一切由先生选择，保证让您满意！”

费希蒙禁不住诱惑，被小姐拉扯着进了美发厅。

美发厅装修得很时髦，但没见到其他顾客。费希蒙刚刚坐下，就见一位不修边幅却很英俊的青年闯了进来。青年与一位像是老板的女子低语了一阵，俩人就进了隔有屏风的小屋。费希蒙暗想，这家伙挺潇洒的，肯定是在里边让小姐推拉按摩或洗头修脚呢。他只听说过如今的美发厅设有此类服务项目，但他从未经历和享受过。他的脑海在理发女嚓嚓的剪刀声中便生出许多联想。一位妙龄少女，伸出竹笋一样纤细柔嫩的玉指，挨着了你的充满青春活力的肌肤，刹那间你便像跌入棉花包里，身上就有了轻轻的柔慢的意犹未尽的被揉搓、摩挲、抓挖、捏弄的感觉，那感觉又像电流似的一直扩散到你的头盖、脖颈、肩膀、腰背、胯骨、小腿和脚趾，那该是多么美好的意境和浪漫情节啊！可惜这想象只延续了几分钟，突然小姐手中剪刀停了下来，只见3个强壮的男子破门而入，直向屏风背后走去，接着就是一阵争吵。那先进去的青年有口难辩，惶惶不知所措。老板和其他小姐也据理力争，但那3人总不肯罢休，要拉青年去公安局。费希蒙明白了，那3个强壮的男子不是公安人员执行公务，就是歹人敲诈勒索。直觉使他立即对那3个人发生了怀疑而对青年产生了同情，他站起来，昂着理了半拉子的狮娃头，不卑不亢地向3人解劝起来，哎，乡党，都是胥州人，低头不见抬头见，何必如此认真？3人拉着青年齐声说他们执行公务，与己无关就别狗逮耗子多管闲事。费希蒙气得直舔嘴唇，说既是执行公务，就该出示证件。3人动手推拉费希蒙，并质问，你是干什么的？费希蒙说，我也执行公务。3人就拉着他要看证件。费希蒙说，你们不让我看你们的证件，我怎么会让你们看我的证件呢？就在3人

与费希蒙拉扯之时，那青年趁机溜出门，嗖的一下逃走了，身后只留下一串脚和腿飞快轮换的影子。

大约过了半个多小时，那个年轻人又偷偷溜进美发厅，拉住费希蒙的手就大发感慨。老兄，你仗义执言，保护了我，也保护了诗歌，真是大慈大悲的活菩萨，是诗歌的红衣主教！今晚的感受太传奇太惊险了，能创作一部好诗，像泰戈尔的《爱者之贻》，像但丁的《神曲》，像普希金的《欧根·奥涅金》，绝对惊世骇俗，流芳百世……从这些言辞中，费希蒙分明感觉到了一种才华的潜流、一种灵性的展露、一种诗的颤动、一种相知的共鸣。费希蒙问他是谁？他回答说，他叫殷小铨，是个流浪诗人。他说着就拉费希蒙走出美发厅，要和“活菩萨”去酒吧小酌几杯。两位流浪文人就这样邂逅相识了。在酒吧，他们谈了很久，谈文学、谈文学危机、谈文人的生存现状，也谈各自的身世和遭遇。

殷小铨说，他的老家在宁夏河套地区，黄河在那儿拐了一个大弯，像绳套似的套住一块绿洲，也套住自己的命运。他说他父亲原是中学教师，“文革”时莫名其妙地成了反革命，判刑几年，死在了监狱。他是个“墓生”（遗腹子），从未见过父亲的面。他3岁那年，母亲上了水利工地，挖土时被滑塌的土崖压死了。从此之后，奶奶带着他流浪乞讨，最后在邻省一个小山村安下身，带孙改嫁，才算有了个家。说到这里，他擦了把泪，将半瓶啤酒咕嘟咕嘟地一气喝完，又声泪俱下的说着。他说，一个有继父的孩子是永远受人歧视的，而他却有个继父的平方——继爷爷，该要遭受多少世俗的偏见和精神的压力啊！他说他就是这样在社会夹缝里成长的一个可怜虫。他说他为了改变这个尴尬的命运如何刻苦学习，如何博览所能见到的书，如何一边给人打工一边学完大学的中文课程，又如何走进城市开始个人奋斗的漫漫征程。他说他先在胥州城当了一年代理教师，后又被省城一家报

纸招聘为广告信息员,收获不大,又回胥州,被聘为《胥州日报》记者。最近报社减员,他又被辞退了,成了无业游民。如此不幸的身世、坎坷的经历和漂泊的生活,使他的诗歌创作发生了裂变和升华,作品常见于各类报刊。他说,古人说痛苦出诗人,孤独出诗人。他这 25 岁,真是尝尽痛苦和孤独的滋味,也许上帝安排他真的要一生与诗歌为伴了!

费希蒙递给殷小铨一根烟,自己叼了根点着,狠吸了一口,脸上表情一直阴沉严峻。他说:“我的情况跟你大体相似。不过,我有家,还有一个漂亮能干的妻子。”

殷小铨迫不及待地问:“难道你也没工作,你也搞文学?”

费希蒙有些伤感地说:“是的,我也没了工作。厂子情况不好,就辞职在家写小说。”

“您贵姓?”

“免贵,叫费希蒙。”

殷小铨惊道:“费希蒙?你就是费希蒙费老师!”

费希蒙又使劲地抽烟,点点头,没有吭声。

殷小铨激动得站起来,手在空中作了个漂亮的动作,大声叫嚷,把吧台的小姐都惊动了。

“他妈的这世界真的太小了!今天你救了我的驾,又有缘在此一酌,还使我相识了你这大作家,真是三生有幸,飞来鸿福啊!”

“也许是上帝的安排吧。”

“是诗神的安排,是文学的情缘。来,费老师,为上帝的安排,为文学的情缘,干杯!”

费希蒙也站起来,端起酒杯,与殷小铨一干见底。然后他又坐下来,漫不经心地问:“小铨兄弟,你说实话,刚才到美发厅干什么去了?”

殷小铨脸有些红，右手摩挲着油光漂亮的乌发，不好意思地笑说：“想去找点激情和感觉。”

“美发厅真有这种服务？有这种小姐？”

“明无暗有。我还是当记者时，被采访的企业请客，去过两次，感觉是不错。那些小姐，都是十八九，个个春情荡漾，使人终生回味。”

“你难道没有女朋友？”

“穷困潦倒，无从奢望。”

“不能永远这样啊！”费希蒙想了想说，“我最近给省出版社编一本关于胥州改革开放的报告文学集，如果你愿意，咱们合伙搞，见利二一添作五，你看如何？”

“好啊！听人说，如今给企业写报告文学能挣钱，我现在正缺钱这东西！说定了，我给你跑腿，有了利，你老师意思一下就行了。凭今晚你的救驾，我也该涌泉相报，愿效犬马之劳啊！”

“我最近在一个朋友处住着，离这儿很近。走，你去看看，认个门，以后也好联系。”

“你不回家吗？和嫂子闹矛盾了？”

“等把报告文学的事搞完，弄下钱，再回家。到时你也去，认识一下你嫂子，我在家里请你。”

2 关于开办文化中心的讨论

8

半年后的一天上午,诗人殷小铨已在营盘公园文星阁逗留了一个多小时。他现在可是“鸟枪换炮”了,不但买了辆二手的嘉陵摩托车,租了房子,还谈上了女朋友。他知道,这种犹如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似的历史大转移,得益于费希蒙,得益于二人合编的那部报告文学集。半年多,他们拿着出版社和市委的公函,动员了全市颇有名气的业余作者,3个月就完成全部采创编三大任务,共采写行业文稿8篇,采写各类企业文稿32篇,计33万字。每篇3000元,共12万元,除给出版社交书号费、管理费和作者稿费及印刷费外,结余8万多元,费老师得5万他得3万元。这样不但有了经济基础,疏通了社会的各条脉络,也大大笼络了胥州文学界的一大批文朋诗友。更令殷小铨春风得意的是该书以市委书记名字所作的序,竟然是他代的手笔。书记审阅序文时大为赞赏,使他的确激动兴奋了许多日子。有了这些基础和条件,他的血管包括灵和肉都迅速膨胀起来,计划出手一个大动作,要使全胥州城的人都将对他刮目相看。

殷小铨所谓的大手笔不是凭空想像出来的,而是他半年来对生活、社会和市场经济重新认识的结果。自从投入那部报告文学的编采工作并接触到社会的方方面面后,他惊异自己好似一下子按动了国家运行的开关或社会的哪个秘密部位,把一切都听到看到感受到了,而且听到看到感受到的要比过去任何时

候都深刻透彻得多。

他奇迹般发现,最近几年是中国社会母腹发生阵痛、社会结构发生裂变的关键时期。经过长达10年的妊娠,一个满身沾有母体经血的新的社会机制,像刚刚破壳而出的雏鸡,正蹒跚地从远方地平线向我们走来,一边走还一边用它的尖喙和羽翼给天幕涂上一层朦胧奇幻和五光十色的朝霞。

在这朝霞的映照下,整个中国好似一下子又回到1949年解放初庆胜利、分土地、闹革命的热烈火爆的年代。报纸电台电视整天播发着改革开放10年的新思想新观念新政策新面貌新气象。什么经济特区、开放城市、开发区、科技园等风靡一时,一直从沿海刮到内地,好像地球无论自转还是公转到中国的版图立马儿就快了几倍十几倍,不但使中国人猝不及防就连整个世界都惊呆了。更有各种名目繁多的经贸洽谈会、招商引资会、商品展销会和号称“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文化节、艺术节等也像跑竹马耍社火似地一个接一个,花样翻新得使人应接不暇,眼花缭乱。大小公司(更多的是皮包公司)、官办实体、地摊店铺、小商小贩等如雨后春笋,铺天盖地,惊异得老外以为又遇上地道战、地雷战和铁道游击队的天罗地网!

金融界犹为热闹。银行发疯似的放贷,胆大的人没命地贷款,私人集体都一窝蜂地集资。至于贷款无法收回银行不得不百亿千亿作呆账死账处理以及大量集资款被骗,那都是后来的事。“要钱没有,要命一条”,已成为当时赖皮赖账的惟一杀手锏和百姓茶余饭后的笑料。有人诅咒钱挤堆堆往一边儿流。有人报怨国家印钱工厂太少,印出的钱供不应求。媒体常刊登着“造原子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大学教书的不如门口卖烤红薯的”等大标题和消息文章,一时间把人们的价值观念也搞得颠三倒四非麦难辨了。无论是城市还是乡村,所有的人耳朵都竖得尖

尖的,鼻子都耸得高高的,眼睛都瞪得大大的,拳头都攥得紧紧的,都在千方百计地逮信息逮机遇逮资金逮项目逮发财的好运气。人与人见面言必称“恭喜发财”,言必道“祝你好运”,就连在鸡屁股后面等蛋的80岁的老太婆也会鹦鹉学舌似的说出“时间就是金钱”的一串串道理。他们一方面感谢改革开放的好政策,另一方面又惋惜失去往日的平静与安宁;一方面不满足已有的财富和好日子,另一方面又感到精神的空虚和浮躁。收录机疲惫了人的耳膜,电视武打片已使人眼球生茧,电影的千篇一律束缚了人性的张扬,剧场的慢节奏预示着生命的窒息,嫖娼、赌博和吸毒也要力争形成“三国鼎立”之势。人们仿佛一夜间都暴富成阔佬大亨,手里的钱多得没处花,都急着要投资,要增值,要消费,要享受。于是乎,市场经济的魔法在日日见长的城市摩天大厦之间,神不知鬼不觉地冒出一个个鬼城、魔宫等人造景观和游乐场馆。明知是假山假水假鬼假魔,但人们的消费心理和旅足取向却偏偏迷恋于这些虚假神魔的东西,仿佛任何事物一旦假到时髦和极致,便有了惊人的魅力和价值,真的东西反而成了虚妄和累赘。加之,多神教在中国有着广泛的市场。就这样,人们在虚幻中朝拜起新的神位,跳起假之舞,在魔鬼的狰狞中得到从未有过的刺激、渲泄和满足。因此鬼城和魔宫之类生意火爆,无论投资者或消费者都情有独钟,趋之若鹜,好似财富和快乐都掌握在魔鬼手中。

殷小铨关于开办文化交流发展中心的计划,正是在这一潮流和背景下酝酿成熟起来的。通过写报告文学,他才真正发现了自我价值,发现了文人原是个极易赚钱的特殊职业——不要投资,不要原料,不要场地,不要设备,不要工人——只需一沓稿纸一枝笔,就可左右逢源,捭阖纵横,财富效益滚滚来——比之官员腐败和妓女卖淫更具有省工省料的特点和显见的合理合法

性。所以，他要抓住这个机遇，发挥自身优势，去赚更多的钱干更大的事。今天，他特邀费希蒙老师和罗怀玉老板到公园来，就是共同商讨这一重大决策的。本来他还想带晶晶一起来，但最终还是打消了这个念头，一是他暂时不想公开他与她的关系；二是嫌女人头发长见识短，掺合进来对事无益，所以就没带她来。

营盘公园因当年闯王李自成的十里连营而得名，面积很大，风景优美。文星阁位于跨甜心湾接湖心岛石拱桥的北桥头，背靠湖水，面对花园，西接拱桥，东依土山，环境幽雅，风光旖旎，是胥州文化人经常莅临聚会的地方。当年殷小铨刚进城时，没少来过，花一元钱就整天整夜置身其间，既可尽览山水风光，引发诗情，又可午休夜宿，节约一大笔旅馆花销，何乐而不为？想到此时，他凭栏伫立，激情难抑，真有些那年杜甫“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冲动和感慨。后来，他虽然有了钱，有了住房，但他还时时怀念文星阁，怀念茅屋为秋风所破歌的悲哀和凄凉。就在这个时候，晶晶突然奇迹般闯进他的生活。

那的确是一次艳遇。他去找费希蒙，敲了好大一会儿门都没有人应。他以为费老师搬家了，有了那写稿得的5万元，完全可以买一套两居室的房子，这老兄也真该改变一下蜗牛似的住宿条件了。他刚要走，邻居的房门开了，里边走出一个娉娉婷婷的女子。殷小铨扭过头来两眼像灯泡似的咝啦一亮，已走了几步的脚本能地又转了回来，无话找话地笑道，请问小姐，费老师家的人上哪去了？仿佛殷小铨身上有吸铁石，那女子只一瞅，一双漂亮的丹凤眼一下子就磁化了。她极力抑制着自己，嘴角飞出一抹妩媚的虹影，淡淡地一笑，说费希蒙两口子已出去好大会儿了。殷小铨焦急地摩挲了一下头发，叹道，不凑巧，有个急事等着和他商量呢！女子大方得体地指着自己的房子，说要不然就请到屋里等等，说不定他一会就回来了。殷小铨盼的就是这